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

○甘誓 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

夏啓至之罪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甘誓 正義曰發首二句叙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祠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杖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　傳甘有至先誓　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　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illegible]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illegible]行將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illegible]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illegible]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illegible]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泰[illegible]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illegible]誓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illegible]皆

王曰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illegible]**嗟予誓告汝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予則孥戮汝〔孥子

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

大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絶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　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

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玄云夏亦
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
曰大　孔無明說蓋以　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
戰　傳各有至六事　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
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
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
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
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揔呼之辭
傳五行至亂常　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
行四時各有其德　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
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
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
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
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
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
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

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見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

傳用其至滅之　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　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

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其絕
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
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傳左車至之
其職　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
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
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是以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
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
右用兵是正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
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
如此之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
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郤
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

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傳御以至我命 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揔解之 傳天子至不專 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 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 文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奔北謂背陳走也

祈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　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　傳孥子至累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及故作歌

太康至之歌　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

考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其事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五子之歌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末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傳啓之至名篇　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illegible]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illegible]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滅厥德黎

民咸貳[illegible]其德則衆[illegible]皆二心矣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畋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叙怨

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之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illegible]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illegible]

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己怨之志也其弟待太康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之文乃在母從之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傳尸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illegible]則[illegible]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

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弗畀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傳述循至叙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揔之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illegible]其一至不敬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絶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 傳皇君至失分

〇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其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

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是
敦下民也 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
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
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 傳三失至其微 正
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
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傳十萬至懼甚 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
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意故爲危貌朽腐常用也
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
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
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
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
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
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
法也然則此言馬多
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

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傳作爲至鳥獸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甘酒嗜音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傳陶唐至四方　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

[illegible]去丙爲一云皆在冀州自堯以[illegible]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

其四至絕祀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　傳君萬至後世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

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之
詁文典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大
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
仁恩及後世　傳金鐵至取云　正義曰關者通
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
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
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
言絲縣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
上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
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
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
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
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
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
言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

云也訓緒爲業貴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於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貨類之義亦得通也、、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慚慚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疏〕其五至可追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内情忸怩羞慚由太

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 傳仇怨至國乎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顔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顔厚爲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慚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絶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

受王命往征之

胤征

奉辭罰罪曰征

羲和至胤征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胤征　傳羲氏至甲乙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情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　傳奉辭罰罪　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

羿廢

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胤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illegible]惟仲康至徂征 正義曰

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 傳羿廢至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故政由羿耳羿

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餘歲爲夏亂甚矣可變于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告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敎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愼戒臣能奉有常法

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師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

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告于至常刑　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愼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愼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明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　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

家傳言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
將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
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
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 傳遒人
至文敎 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
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
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
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
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
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
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周禮敎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敎振旅兩司馬
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
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敎也 傳官衆
至失常 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
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

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　傳言百至大刑　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

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沈謂醉冥失次位也

俶擾天紀遐弃厥司

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

乞無救日食之罰從也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惟時至無赦　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羲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

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
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
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
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
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
尚猶令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
之大言已所以征也 傳顛覆至之誅 正義曰
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
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
爲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
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
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
然故謂醉爲沈 傳俶始至所主 正義曰俶始
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
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

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其所主 傳辰日至可
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
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
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
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爲
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
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 次計九月之朔日
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
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
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
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
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
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
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
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房

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
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
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日至百役　正義曰文十
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
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君南嚮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
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
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
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
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
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
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
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
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
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此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傳政典至無赦　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　而不書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之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illegible]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

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前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晷等皆亦如此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以〻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今予至戒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崐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爲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得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

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愼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　傳將行至于弟　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經酒之身義刑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　傳山脊至害王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崐山出玉言火逸害王喻誅惡害善也　傳逸過至於火　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

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源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自契至釐沃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傳十四至國都　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

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　傳契父至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

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
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
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
孰是傳告亡至皆亡　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
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
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湯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傳葛國至
於葛　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
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
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

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粢盛也湯使亳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刼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作湯征 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傳伊尹至於桀 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數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閒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閒也與此說殊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

入自北

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傳鳩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

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注疏卷第七

尚書注疏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 疏伊尹至湯誓 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叙其事作湯誓　傳
桀都至之南　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
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
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
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
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
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
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滅
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
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
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
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
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
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

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殷勤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

一傳地在至拒湯　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

乎諡言是也

湯誓 戒誓其士衆

湯誓 誓之辭也

正義曰此經皆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民命誅之今順天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亦如我所聞之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絶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剥夏之邑居謂征賦重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僞不實爾不從誓言不用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王曰

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擧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爾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　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旣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代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傳稱舉至順天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 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 傳今汝至之言 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 傳言桀至賦重 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并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絶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

恐懼賦斂重則民不安矣　傳衆下至喪桀　正義曰上既駁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云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云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傳古之至勿犯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

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役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别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湯既至臣扈 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

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

之興當爲棄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旣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論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

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共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也　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頼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大崩曰敗績

湯遂從之從謂逐討之

遂伐三朡俘厥寶玉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傳三朡至寶之　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

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爲湯左相奚仲之後

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

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誥悉來以告爲
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
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傳爲湯至之後　正義
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
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
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
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湯代夏
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
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
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
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
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
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
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

裘而晃亦足句也　傳仲虺至曰誥　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　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

明是治民亂有夏昬德民墜塗炭夏桀昬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成湯放桀于南巢　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旣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昬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

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

折德加于人無誅不及故爲邦之本惟宗自崇用使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離九族之親乃亦離之爲邦舉遠以明近於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

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昬暴有道者封殖之昬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湯既至湯誥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王歸自克夏至于

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

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

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

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皆舉

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

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上帝

天也衷善也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

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　弗忍荼毒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荼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之而桀不改）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敢用玄牡　正）

□□□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
□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敘
□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
□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
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
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
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
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
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
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
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
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傳聿遂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明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

天命至允殖　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

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皆差不齊之意故傳以皆爲差賁飾易序卦文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傳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合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惟簡在上帝之心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咎單作明居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

成湯至徂后　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

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

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

作訓以教道大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惟元祀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
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
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以
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
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
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
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
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
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
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
解祠爲奠耳 傳此湯至而告 正義曰太甲中
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
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
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
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

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

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

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

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

焉　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

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傳先君至禳災　正義曰

有夏先君摠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

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巳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無也言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

疏山川至咸若　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皆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福人君無妖孼也鳥獸魚鼈咸皆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疏

于其至自亳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惟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寛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愼始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立愛至四海　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

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踈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踈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疏〕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言理恕

〔疏〕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

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illegible]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攝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曰敢有至蒙士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爲
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
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
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
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
配爲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
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
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
也　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爲耽
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
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爲
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
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
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　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
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傳殉求至風俗　正義

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已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爲遊戲與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　正義曰侮謂輕侵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　傳邦君至匡正　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黥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illegible]聖謨至孔彰　正義

日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
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爾惟至厥宗

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
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
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

傳苟為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
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
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

義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遂隳廟宗之大惡乎比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非小惡遂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遂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士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

不知朝政故曰放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疏〕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揔三篇也　傳不用至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　傳湯葬至曰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攻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禀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

傳阿倚至

之訓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爲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

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

伊尹至有辭　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未明之時思大明其

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爲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此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　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

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
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
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　傳機弩至
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
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度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
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
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
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
也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傳未能至不已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
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
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
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
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

伊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

其訓無俾世迷

使世人迷惑怪之

伊尹至世迷○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爲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爲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居憂位

傳往入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惟三至于亳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一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哻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哻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文哻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哻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玉冕備物盡文惟衮之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朞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

相臣故須君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傳速召至其身

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爲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傳孽災至可逃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是禎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伊

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

傳拜手首至手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撎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

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傳言當至聽德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踈惟親能敬身者○伊尹申誥于王　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

告於王與王大善一篇告誡之也天許其言奉天以誡
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
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民罔常懷懷于
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
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鬼
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
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
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
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

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明愼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　惟明明后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愼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　愼終于始　正義曰欲愼

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集以戒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之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傳胡何至其正　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

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

傳成功至安之　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己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己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咸有一德　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

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伊尹至于德

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傳告老至以戒

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

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欽歸
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
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
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
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
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
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
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
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
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
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
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
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
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

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説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説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施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

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行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

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疏惟吉至在德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德謂爲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吉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今嗣王至惟一 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

於民也臣之職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
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爲易
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
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
臣宜皆有一德　傳其命至勿怠　正義曰說命
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
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
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
新戒王勿懈怠也　傳言德至之義　正義曰
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
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合
一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
也　傳官賢至其人　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
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
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

人任官是用人爲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冏命之文以足良左之

傳言臣至其人 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爲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解經爲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同此解 傳其難至不易 正義曰此經中上臣事既所爲如此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群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故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大 又曰一哉王

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illegible]嗚呼至勸政正義曰此又勸王脩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爲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　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

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辟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

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幷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無自至厥

功 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illegible]
爲人主無得自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大謂彼所矜爲小若謂彼狹小[illegible]
[illegible]過得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
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
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咎單遂訓伊尹事 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

作沃丁 咎單忠臣名作沃丁此篇以戒也亡

至作沃丁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
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
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
作沃丁之篇 傳沃丁至禮葬 正義曰世本
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
尹今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

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云

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乂四篇乂創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爲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之怪而懼先共議論於後以告召下[illegible]云戊
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從信太[illegible]
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湯爲照殷本紀
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
弟太戊　是太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　傳祥妖
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
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illegible]故爲妖怪
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illegible]傳有拱
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
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
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
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
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
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
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

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
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
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禮
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
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
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
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
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

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
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
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
告故序揔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
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之比

仲丁

遷于囂太戊子囂地名仲丁遷于囂正義曰此三篇皆亡[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王名

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也此[illegible]其[illegible]謂之遷到得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

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illegible]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

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

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太戊至地名　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

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作仲丁陳遷都之

義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亡祖乙

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傳亶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亳謂遷來向亳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録此篇者善

其圖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從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圯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亶讙相作耿與此奄瓦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祖乙 廿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注疏卷第八